



張震

21. 2. 7. 生

江西修水人

花蓮師專畢業

現職／基隆市忠孝國小教師

作品／

曾榮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第一、三名

教育廳兒童文學優等獎。並已出版「

田園中的歡笑」

「天兵天將」

「憂患意識的典型」

「親情淚」

「走過長河歲月」等得獎作品。

平時作品散見各報章雜誌。

漁港人家

短篇小說第一名 張震

凌晨三點，一切都準備妥當了。

馬達隆隆，漁滿號緩緩駛出了港口。

船長老李，站在船頭。他仰着臉，遙望着浪滔滾滾的海面。

掌舵的不是阿民，今天換了新人阿清。

阿民一臉的不自在。坐在船頂，不停地玩弄着半條纜繩。說不出有多少怨氣，一次次將繩索甩打在船艙上。風聲攪着浪滔聲。再加上纜繩的丘兵聲，簡直弄得人心煩意亂。

船長老李轉臉對阿民瞄了一眼，想說話，但沒說出來。阿民也不示弱，直起腰，楞楞地看着船長老李，好像很難得找到個機會，這時正好發作一下。

纜繩「砰」然一下丟到甲板上，一縱身，人也跳了下來。

「他媽的，這算什麼？」

我好擔心，老李也不是好惹的，別看他平常難得說句話，惹火了，可也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傢伙。據說兩年前，他

還在興隆號船上，為了跟另外兩條船爭船場鏢魚，一個對三個，混戰了一場。結果門牙斷了三顆，任嘴角淌着血流，連哼一聲也沒有。

儘管阿民處處表現了豪勇粗獷，一旦老李發作起來，阿民也許會自動讓步，我常常想這又何苦？既不敢硬到底，乾脆認輸，何必丟人現眼呢？阿民就是這種人，人家越讓，他愈威風，人家逼近了他，他的吵鬧？就成了咕嚕了。

老李一直面對着他，半天沒說話，可也沒轉臉，雙方僵持了足足五分鐘，老李說：

「幹什麼？你說幹什麼？」

「我掌舵出過錯？」

「我要訓練阿清。」

「好，好，訓練阿清。」

「錯了？」老李的聲音不高，但堅定有力：「這是我的政策，漁滿號上，個個十項全能。」

阿民真夠窩囊，老李幾句話，弄得他啞口無聲，人也楞了，最後慢慢坐下來，長長嘆了幾口氣。

「阿民，你就是氣量不夠。」老李說。

威風沒有了，粗獷的阿民，只有看着自己的腳尖的份了。

老李說過，技藝不壓身，多學一分技術，多一分就業機會，而且，船是大家的整體生命，一旦有了變故，任何人都得隨時補位。

可是，對於這一點，阿民總是想不通。他是漁滿號上的老人，大家都讓他幾分。自從老李來到船上，第一個不服氣的就是他。所以老李的措施，不管對錯，他非反對不可；什麼「同舟共濟」，他根本不懂，他常說，出海打魚，是賺的賣命錢，出了事，誰也顧不了誰！

究竟對錯，我不敢妄加評論，我是小毛頭，年資淺，經驗差，全憑一股牛力，做些笨重工作，老李囑咐什麼，我就照做，阿民教幹什麼，也絕不敢拖延，他們都說我像個揉好的麵團兒，捏成什麼樣子都行，用什麼樣的模子，也都裝得進去。

這有什麼不好？上船學藝，大家都是師父，我能表示意見嗎？

記得第一次上船，媽把我一直送到碼頭上。我心慌意亂，母親一路上說了不少話，可是我根本沒有聽清楚，反正不聽都是那回事，不外乎是一切要聽人家的，不能有稜角有個性，更不能叫苦說累，學到魚撈技術，是我上船的最大目的。這些話在家已經說過許多遍了，但母親仍是一次次說給我聽。

也難怪，父親離開我們太早，母親獨挑大樑，把我養育到十八歲，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望子成龍談不到，但在老人家心目中，以後成家立業，全都要靠我自己去奮鬥了。

望望攤塞在巷口的漁船群，看着浪滔滾滾的大海，我才曉得去波濤汹涌的大海上，尋找冒險的代價，去建立經濟基

礎，談何容易！

我猛地抓緊了母親的手，鼻樑覺得酸酸的。

「不要怕。」媽拍拍我說：「男孩子，長大了，都要離開媽的。去吧，媽相信你會有辦法，終有一天，你會有自己的船，給你發號司令。」

當時我非常矛盾，到漁船上工作，是我自己的意思。媽一開始是反對，後來看我意志堅決，才三番兩次去找老李，請他給我機會。現在總算等到了時間，我卻有點膽怯了。

不是嗎？生長在漁港，再有出息，也像脫不掉一身的魚腥味，而且風氣感染，誰能在漁船上表現出非凡的身手，才是大家眼中的英雄。寧肯冒險、賣命，大家都沒想到過去外鄉求發展。去也沒有機會，住在漁港，長在漁港，跟工商界，很少能搭上深厚的關係。

「媽，你回去吧。」我說。

母親並沒有立刻回去，她向老李道謝，向阿民他們拜託，後來不知為什麼，猛地轉過臉，匆匆離開了碼頭。看著母親瘦弱的背影，忍不住的熱淚，撲落下來。母親並不老，四十多歲，居然滿頭白髮了。

「我會的，我會聽話，我會好好學習！」我默念幾遍來鼓勵自己。有人扯我的衣襟，我一驚，發現是阿民。

「想什麼？」

「沒有。」我偷偷擦了一下眼睛：「這天好冷！」

「冷？哈哈……」阿民笑起來：「天冷也會出汗？」

「出汗？」我問：「誰？」

「你！」斬釘截鐵地說：「你的眼睛！」

好難堪，怕阿民看到，他已經知道了。

海面上風大，我不習慣。

「你不該上船的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唸的書，給糟蹋了。」

「一個高中畢業生，能做什麼？」我說。

「半工半讀再升學，將來無論幹什麼，都比打魚強。」

「我媽太苦了。」我說：「我不能再讓媽替我操勞了。」

「你小子！」一巴掌拍到肩頭，拍得我肩膀有點酸麻：「就憑這句話，我佩服你！」

「阿民哥……。」

「聽我說，我阿民不懂什麼十項全能，同舟共濟的大道理，我也看不慣有些人那種高高在上的作風。」

牢騷又來了，我將順着點。

「漁滿號上，你是把手。」

「老弟，你還年輕。」他說：「能幹有屁用，能幹不如有人！」

漁滿號上他是老資格，沒當上船長，一直不是滋味。

「慢慢來，總會有機會的。」我說。

「什麼機會？狗屁！」他好像把我當成船主了：「簡直是把人看扁了。」

接着說船長老李讓阿清掌舵，是故意氣他，想教他自動滾蛋等等……。

「阿民哥，你誤會了。」

「事情不是很明顯嗎？」

「讓你休息還不好嗎？」

「小老弟；你不懂。」

我笑笑，沒再說什麼。

「哼！沒有那麼簡單；」阿民附耳悄悄告訴我：「走的也許不是我。」

「有什麼消息？」

「咱們幾次出海，收穫並不好。」

「時運有關係。」

「還有，」阿民說：「以後，怕更困難了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人緣有關，」他說：「牆倒眾人推，你信不信？」

「老李得罪了人？」我說：「要不，就是有人嫉妒，他當船長太年輕。」

「嘿！不說也罷，慢慢你會懂的。」

沒頭沒腦的話，弄得人納悶，儘管阿民是付直腸子，但在這節骨眼，他倒能守秘密，再問，也不搭腔了。

想來想去，我弄不清癥結何在。

看着阿民，他有種幸災樂禍的味道。船長仍然佇立船頭，作手式，指導着阿清校正船向。

我暗暗嘲笑，船長所謂的「同舟共濟」，這簡直是一大諷刺！

低氣壓教人煩燥，我說的低氣壓，是人為的。

海面上風浪比先前強，比出海的時候大。加上人為的不調和氣氛，實在令人窒息。

阿清看老李的手勢掌舵，偶爾眼光接觸到阿民，迴避什麼似的儘快躲開。阿民冷眼盯着阿清，倒像很希望阿清出點小差錯才樂意。老李依然佇立船頭，表情嚴肅，仰臉望着遠處，我總認為他在嚴陣以待，等待什麼，我不知道。

好難熬的兩三小時，朝陽向我們露了露臉，又藏到烏雲裏去了。

「阿林！」船長高喊了一聲。

我立刻往船頭跑，想去看船長有什麼吩咐。

真是不巧，一個巨浪湧過來，漁滿號搖搖擺擺，突然被掀起老高。「涮」，又懸空跌落下來。我站立不穩，一下摔了一跤。雙手趕快抓緊纜繩，穩住了重心。

阿民哈哈大笑，老李皺了皺眉頭。

好尷尬，一個新手，隨時會鬧笑話。我臉上一陣熱，看着老李，傲然佇立，像是有釘子釘在船頭的，阿民更顯得非凡，一腳踩在船纜上，頗有金雞獨立的雄姿。

我又一次為阿民叫屈，技術不差，經驗豐富，論年齡也比老李大幾歲，海上的風浪，也比老李多經歷了幾年，不錯，阿民豪爽，沒有老李穩健，但一個漁民直率坦誠，肯做事，能賣力，還要求他什麼呢？可是，老船長退休後，阿民沒有升任船長，船主請來老李，很意外地來領導大家，指揮大家。

「船長，你喊我有事？」我說。

「別老呆着，跟阿清學學。」他說：「多學點，總是好的。」

「是，船長。」

「還有，把艙裏的人喊起來，可以準備了。」

「是，船長。」

「不要老是船長船長的，喊我老李。他說：「大家能在一條船上，就是同一命運，分得太清，就顯得遠了。所以……」

「要同舟共濟。」我插嘴說。

「對，不分彼此！」

「可是，我甚麼都不行，處處顯得笨手笨腳，給您……」

「別說這些，我剛上船的時候，嘔吐、頭暈，根本站不起來。你比我強多了。」他難得說這麼多話，接着，他像是瞞了阿民一眼說：「多跟阿民學學，他是把好手，是全船的老大哥。」

妙了，阿民處處唱反調，但老李像根本沒有發覺，天下有這樣的呆瓜？這種人，能當上船長，難怪阿民看不起他。我突然想起他在興隆號上打架的事，莫非船主就欣賞他那麼點堅強？

不論任何行業，全靠勇氣是不夠的。還要有技巧，有頭腦。幾次一道出海作業，我真看不出來老李有何高明之處。尤其是當領導人，技術差點，不太重要，善於帶人，能讓部屬心服口服，賣力去幹，才是能耐。可是在這方面，老李似乎還沒有表現出來。

天太亮了，茫茫大海，仍是白浪滾滾，漁滿號鼓浪而進，搖晃得越來越厲害。

阿清顯得有點緊張，大冷天，額角光亮的。那是汗珠。按常理，掌舵需要老手了，但阿民沒有主動接替阿清，老李也沒有指派阿民去接替。就這樣似乎苦了阿清，這大風大浪，真正在考驗阿清了。

我看到漁滿號上的不和協，我想起我瘦弱的母親。一旦有點意外，那……唉。

我真不該上船的，縱然要上船學藝，也該有新選擇，到漁滿號上來，根本就是種錯誤。

我進艙把阿虎他們喊起來，同時，將眼見的一切，告訴了他們。

他們都不像我那樣敏感，根本沒把老李和阿民的小衝突放在心上。

「這樣下去，會有麻煩的。」我重覆提醒他們。

「麻煩？嘿；」阿虎說：「會出麻煩的地方，你還沒有看到呢！」

阿虎不再理我，開始整頓漁鏢等用具，一個個跳上甲板。就在這一剎那，阿虎扯了我的衣角，指了指後方。

看過去，有兩個黑點，跟我們同一航向前進。

「是兩條船？」

「興隆一號和興隆二號。」阿虎說。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衝着漁滿號來的。」

「你真把我弄糊塗了。」

「大家都明白，唯有你不知道。」

「他們想找碴？」我說：「老李不是興隆號上來的？」

「毛病就在這兒。」阿虎說：「興隆號上少不了老李，但老李不辭而別，如果你是船長，心裏是什麼滋味？」

「他們要怎麼樣？」

「很難說，反正他們追蹤而來，絕不是善意的。」

「老李也不是好惹的，他們該知道。」

「人多勢眾，你懂不懂？」

「還有法律！」我偶然冒出一句文詞：「這是個法治社會。」

「那是讀書人的名詞，茫茫大海，海鷗不會說話。」

「那麼……？」

「別擔心，反正你們都不唱主角。」

話是這麼說，但我心裏覺得不安，老李總是漁滿號的船長，任何人的臂肘都不能往外彎。

我不顧阿虎的阻攔，跌跌撞撞地跑到船首，將興隆號出現的情況，向老李報告了。

在想像中，老李會覺得驚訝，會感到不安，可是，他沒有，他連臉也沒轉一下。

「阿林，注意海面，看到有鯨魚出現，立刻告訴我。」

「船長，我是說興隆號……。」

「聽到沒有？我們是來捕魚的。」老李仍沒轉臉，順手拾起魚鏢，開始搜索着前方。

由老李的舉措，我知道漁滿號已進入了作業場。船上大家都忙亂也一陣，完成了一切準備。只有阿民，表現得有氣無力。

老李瞄瞄他，低聲下氣地說：「阿民，前兩次我們的成績，都不理想。」

「能怨誰？」阿民冷冷地說。

「怨我。」老李說：「我一直要開闢新作業場，可是，我不敢冒險。」

「噢？」阿民不屑地說：「難道說，還有別別的漁船，所不知道的地方？」

「書本上的資料記載，是幾個國內外學者新探測到的。」

「人家都是瞎子聾子嗎？」

「不瞎不聾，不肯動腦筋，也差不了多少！」

「那看新船長的了！」

「但願我能使大家不失望就好。」

失望的第一個是阿民，他望望追蹤來的興隆號，不禁嘆了口氣。

雙方的距離越來越近，顯然地他比我們的速度快。興隆號船頭湧起的浪花，也比我們高的多。一陣強風掠過，漁滿號漂搖得更厲害，嗚嗚吱吱，簡直像要把船擊垮似的，阿清頭上的汗更多了。浪花濺濕了他的頭髮，樣子好艱苦。

「要幫忙嗎？」我說。

「我還撐得住。」
浪起浪落，一次次襲擊過來。

就在這時，興隆號掠船舷衝了過去。他們船上一陣鬨笑，留下的迴旋海流，把漁滿號弄得更不穩定了。

我望着興隆號，看到他們是老船長何振雄掌舵。老傢伙，似笑非笑，兩眼盯着老李。

老李向他們打招呼，人家根本沒理。真是丟臉透了。

「媽的。」阿民忍不住，開口罵了一句，欺人太甚！

接着興隆二號，同樣的舉動，同樣的鬨笑。阿民霍然舉起抓着魚鏢的手：想猛然擲過去，但猶豫了一下，又放下了

來。
興隆號上的笑聲，更響更大了。一而再而三的挑釁，連我這小毛頭也忍不下去了。

我不禁吐了口唾沫，被老李申斥了一頓。

「船長，他們……。」

「讓一步，不吃虧。」老李說。

「為什麼要讓？」阿民說：「割肉餵狼，最後連骨頭也剩不下！」

「狼並不是最凶的野獸；」老李說得很平靜。

「老弟，你在電影上看到過駝鳥沒有？」阿民問我。

答腔會得罪老李，不開口又怕阿民生氣，擠在夾縫裏，可難為了我這小毛頭。

「讓人不是怕人。」老李說。

「躲得快跑得遠：也要點本領！」阿民冷冷地說。

老李臉紅了，想說點什麼，但沒說出來，顯然的，這一回合，阿民是佔了上風。

「魚！一尾黑鯸！」阿虎高興的喊叫。

大家的目標集中到阿虎身上，阿虎又開始報告：「左前方，五十公尺的地方！」

真的，一線黑影，划過浪峯，霎那間又隱沒在白浪裏。

「阿清！轉過去；」老李命令說：「大家準備。」馬力加大了，隆隆的機器聲，壓住了浪滔的呼嘯。

又一次現身，但速度很大，沒來得及擲鏢。

「阿民，看你的了。」老李說：「第一樁買賣，別讓它溜掉。」

「我！」

「可不，除了你，誰也沒有把握。」

根據估計它潛行的方位，漁滿號追蹤了過去。等待，注視，五分鐘後，它又露出水面。

阿民飛快擲出魚鏢，不幸，這次落了空。

就在這時，一陣吆喝聲中，興隆號的兩艘船，一齊擱頭圍攏過來，三隻魚鏢一齊擲出，接着是一陣歡呼。他們放繩索，追趕，終於將近百斤的大黑鯉，拖上了船面。

舊傳統，老規矩，魚是漁滿號先發現的。興隆號攔截捕捉，根本就違背了道義，要不然，他們也該將捕獲物，主動分給漁滿號一半才公平。

興隆號怎樣呢？兩艘姐妹船，打回迴旋，掠漁號船舷衝了過去，留給我們的，是一片譏笑聲。

我以為老李一定會找他們理論。其實，窩囊透頂，他看着人家趾高氣揚的過去，連一句話也沒說。老李的豪勇呢？老李的威風呢？我懷疑以前那些傳統，根本是老李自己吹牛。

「看到沒有？」阿民說。

「阿民，你已經證明他們勝利啦？」

「起碼，搶走了一尾大的。」

「你的意思呢？」

「找他們。」

還是那句老話：「讓一步，不吃虧。」

「讓人總有個限度。」

「人算不如天算。」老李說：「常走夜路，總有一天會遇到鬼。」

「別掩飾了，怕，總是怕！」

「就算吧。」老李沒再跟阿民辯論，立刻命令阿清，改變航向，脫離了現場。

到那兒去，沒有人知道。可以確定的，絕不是回航。

風更強，浪更高，漁滿號的人，都莫名其妙地弄楞了。

「船長。」阿清說：「我們現在是……。」

「怕他們，躲遠點總可以吧！」

大家都沈默了。望望興隆號，他們又駛近了我們。

「怎麼？要回港了？」興隆號的老船長，臉仰得好高。

老李沒說話，作手勢叫阿清立刻脫離。

興隆號上的譏笑聲，留在身際，久久不散。

阿民一下坐在甲板上，喃喃罵着：「媽的，算我倒楣；遇到了這種人，真他媽倒楣！」

三

我真不懂老李賭什麼氣？使性子也不該拿大家的生命去冒險。

眼看近午了，老李一直叫阿清航向更遠的地方。先前還看到有幾艘漁船，後來，只剩了漁滿號在航向茫茫大海。

「船長，你不要命，我們可不願意餓魚。」阿民說：「看到沒有，出海愈遠，風浪愈大。」

「阿民，大家把你當老大哥看待，這一次，就算是我求你可以吧？」

出了名的老李，今天真的栽了。先是遇到興隆號，碰了釘子，沒敢聲張，現在又給部屬說好話求情，他這船長，還有多少份量呢？

「你求我？嘿！我阿民算什麼？」

「阿民，咱們試試看，我不相信興隆號把我們壓扁了。」

「你是說……？」

「到另一個地方。」

「要錢不要命的事，我阿民不幹。」

「別人不敢作的，我們敢，是勇氣，別人不行，我們行，是能耐。阿民，誰壓倒誰，到最後才能比較出來。」

阿民真有股牛勁，好壞軟硬，像都不起作用。他氣鼓鼓地坐在船頭，再不說一句話了。

我又一次想到老李所說的「同舟共濟」那句話，這簡直是一大諷刺，認同行是冤家，情有可原，漁滿號上居然四分五裂，實令人寒心。

「阿林，你過來。」虧他老李還笑得出來：「蜀中無大將，廖化充先鋒，你去替阿清掌舵，讓阿清幫我。」

「我……我。」

「怕什麼？只要有信心，你什麼都行？」

就這樣我們冒着強風大浪，航向更遠的地方。

三小時的時間，也不過是半個下午，但航行在凶險的海面上，真使人提心吊膽，平常，到這時候，已經該回航了，可是今天，像是還沒到目標區。

我想起家，想起兩鬚蒼蒼的母親。前幾次出海，老人家總是提前兩小時，到港口接我回來，今天風浪洶湧，我們又遲遲未歸，老人家會怎麼想。

我不禁暗暗埋怨老李，如果船長不是他，今天的情況會完全改觀，看來，我上了老李的船，實在是失策！真的，什麼時候回家？能不能回家？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。吃海？我被海吃，都是未知數啊！

我們漁港，就有許多房子，蓋了一半停了工。也有打好地基，一直不曾鳩工建造。為什麼？那是漁人幾次出海，賺了點錢，立意建舍造屋，但不幸事件，接踵而至，人，再也回不來了。

一個大浪襲擊着漁滿號，船舵像失去作用，我急得滿身汗濕，也無法控制漁滿號的平衡。鼓呀鼓的，船首一下翹起二丈高，猛一傾斜，又砰然跌落下來。

甲板上的工具，掀得零亂不堪，船長的手，也被什麼東西擦破了。大家一陣驚叫過後，才看到老李的手背在淌血。「怎麼搞的？」阿民說着，兩手死抱着船舵不敢放開。

「誰也沒辦法。」老李替我說話：「這麼大的風浪！」

「沒用。」阿虎也罵我起來。

除了老李，大家的臉都變了色。老手又怎樣呢？生死關頭，我看到了人性最真實的一面。

船不停地左右傾斜，浪不停地翻滾。望望遠處，像重重疊疊的黑牆，一次次撲過來。仰望天空，天在旋轉，雲在飛騰，倘若再下一陣暴雨，後果真不敢想像。

為什麼？為什麼？我們的生命，的確太廉價了。不，應該說犧牲得不值得。

「右轉，航向東南。」老李下達了命令。

阿民忽然起立，跌跌撞撞地衝到我身邊，一掌推開我，他將舵搶到手上。一百八十度轉彎，顯然他決定回航。

老李也跑過來，他像不再讓步，他不允許阿民自作主張。

「魚，一尾大的！」阿清高喊：「四點鐘位置，五十碼外！」

「真的，我也看到了！」我說。

大家忘記了危險，也忘記了不愉快事件，老李站在船頭，舉着魚鏢，隨時準備擲出去，阿民校正航向，加大馬力，對準目的物狂追。

目標消失了，但我們沒有放棄。

第二次浮出水面，是在五分鐘後。

阿清擲出魚鏢，只差二尺，落了空，老李補了一鏢，鏢中了黑鯢的前肋部位。

「啊！」大家歡呼聲中，趕快放繩索，順魚游的方向追趕。

簡直像上天在考驗我們，第一條黑鯢尚未撈上船，前方又發現了目標。追蹤、擲鏢，往甲板上拖魚，忙得大家喘不過氣了。

時間過得真快，二個小時後，漁滿號上，居然平躺着四尾大鯢魚。

「回航！」老李說。

「你是說就近開往××港？」阿民的臉上，第一次看到了笑容。

「怎麼來的，怎麼回去。」

「天快黑了，這麼大的風浪……。」

「我來！」老李把舵接到手上：「你們都該休息了。」

太興奮太激動，沒有一個人願意進艙，幾次出海，今天是第一次豐收，看看捕獲物，大家忍不住想去摸摸它。這時，我才深深體會到，漁人們明明知道海上危險，為什麼要欣喜若狂地出海作業了。

四

乘風破浪，回到港口，已經是夜晚十一點了。晚不要緊，奇怪的是今天港外的風浪，反而更猛烈。如果勉強靠岸，說不定有傾船的危險。幾次試探，都沒成功。老李臨時決定，改航附近的一個小漁港靠岸。

萬萬沒想到，當我們接近港口時，我們又遇到了興隆號。

他們仍是搶到的那一條黑鯧，但人員神色疲憊，顯然也在海上掙扎了一天。像未發生過任何不愉快事件一樣，老李微笑點頭，先向興隆號的老船長打招呼。

「得意什麼？」興隆號的老船長說：「忘本的東西！」

「你這是……？」

「有什麼好高興的？我的最高紀錄是一天十尾！」他說：「你小子，難道不知？」

「我知道，大伯您說的全是真的！」老李說：「以後……。」

「狗屁，你少在我面前賣乖。」

「老船長，你這就不夠意思了。」阿民一下火了，直楞楞地頂了過去：「讓人總有個限度，你，欺人太甚！」

「阿民，不准你說話。」老李說：「對長輩不能不懂禮貌！」

「什麼？你損我？」老船長說。

「大伯，我那兒敢。」

「諒你也……。」

「什麼東西，」阿民吐了唾沫：「呸。」

「好，既然我不是東西，今天我要教訓你們！」老船長猛然抓起一隻魚鏢，「嗖」一聲，擲向阿民。誰也想不到他會如此兇狠，我不禁驚呼一聲。漁滿號上的人都楞了，唯有老李，他縱身一跳，臂肘托開了飛來的魚鏢。

接着第二隻魚鏢飛過來，目標是老李。老李橫跨半步，依然用手去擋，毫髮之差，魚鏢雖沒擊中，但我發現老李

的臂肘，開始往外淌血。

掠興隆號船舵划過去，我們再沒聽到鬨笑聲。當老船長第三次揚手時，突然他自己的手軟了，兩隻魚鏢同時落在老船長自己腳前。

誰也沒有看清楚發生了什麼事，但停頓了一下，我們才看到老船長的手腕受了點傷，我們漁滿號上的一隻魚鏢，到了興隆號上。

「進港。」老李仍像沒發生什麼事，平靜地說。

只有發呆的老船長，一直盯着老李的背影。張大着嘴，很久沒有合攏。

我拉拉阿民的袖子：「船長還隱藏了一套。」

「可惜沒對準老傢伙的前胸。」阿民的氣仍像未消。

「人麼？」阿清說：「阿民，人不是魚。再說他總是興隆號上下來的。」

阿民像忽有所悟：「對，你說的對！阿清！」

阿民拍拍我的肩膀：「老弟，你懂嗎？」

「我懂，我當然懂！」我開了阿民一次玩笑：「到今天，我才真正明白，船主沒讓你當船長的原因。」

「你……」巴掌拍在我肩上，阿民粗壯有力的手，拍得我筋骨發麻。

我望着大海，強風推動着白浪，浪峰湧起很高，好像每次都接觸到了天空，大自然的力量，讓人敬畏，靠它討生活的我們，明天，仍要向它挑戰。

評語：

以青年阿林初上漁船出海作業的聞見為內容，以新船長老李為主角。老李初長漁滿號，既要容忍，平伏老船員的桀驁不馴；又要面對興隆一號、二號的惡意挑釁，以及險惡莫測的風浪。憑着老李正直不阿的作為，忍辱負重的精神，高瞻遠矚的眼光，終於克服重重的難關，達成任務，獲得全體船員的尊敬，闡發了「同舟共濟」一語的意義，寫來頗能扣緊讀者的心弦，但文字略嫌粗糙。